

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，

打倒美帝国主义！

美国佬滚回去！

美帝国主义从中国领土台湾滚出去！

滚出非洲

从越南南方滚出去！

从亚洲滚出去！

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！

从老挝滚出去！

从老挝滚出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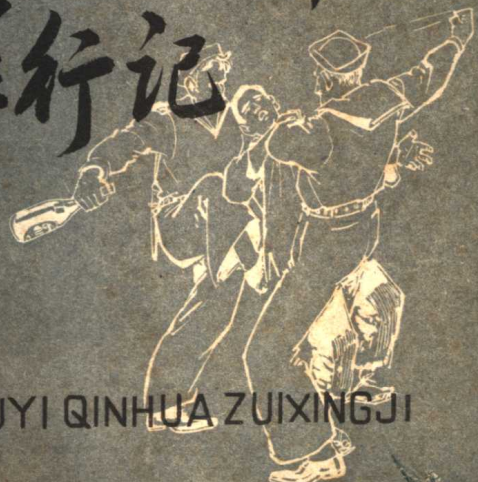
打倒殖民主义

从非洲滚出去！

从拉丁美洲滚出去！



帝国主义侵华 罪行记



DIGUOZHUYI QINHUA ZUIXINGJI

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記

DI GUO ZHU YI QIN HUA ZUI XING JI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4

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记

胡祖清插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7/8印张 41千字

196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,000 定价(3)0.18元

告少年讀者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紅旗下，恐怕还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吧？

旧社会是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。旧社会有哪些剝削階級？剝削階級怎样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剝削階級为什么能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这些，你一定很想知道吧？我們打算編一套書，来給大家講講这些事情。

这套書共有八本，其中四本是通过真实的故事來說明問題的。这四本書的書名是：《万恶的地主階級》《禍国殃民的蔣家王朝》《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》和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。另外四本，是揭露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真实故事，是前四本的輔助讀物。这一本《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記》，就是《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》的輔助讀物。

近一百多年来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，对我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，犯下了数不清的滔天罪行。它們对世界其他許多国家，特别是对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各国，也进行了野蛮的侵略，犯下了数不清的滔天罪行。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，經過长期的英勇斗争，已經把帝国主义从我国大陆上赶走。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其他各国人民，也跟帝国主义作了长期的英勇斗争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

的胜利,有的已經从帝国主义的血腥統治下获得解放。但是,現在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的領土台湾,还在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到处进行侵略活动。美帝国主义是我国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,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: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,正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着針鋒相对的斗争。我們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从我国的領土台湾赶出去!遭受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各国人民,也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从他們的国土上赶出去!全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怒潮,一定要把所有的帝国主义統統埋葬掉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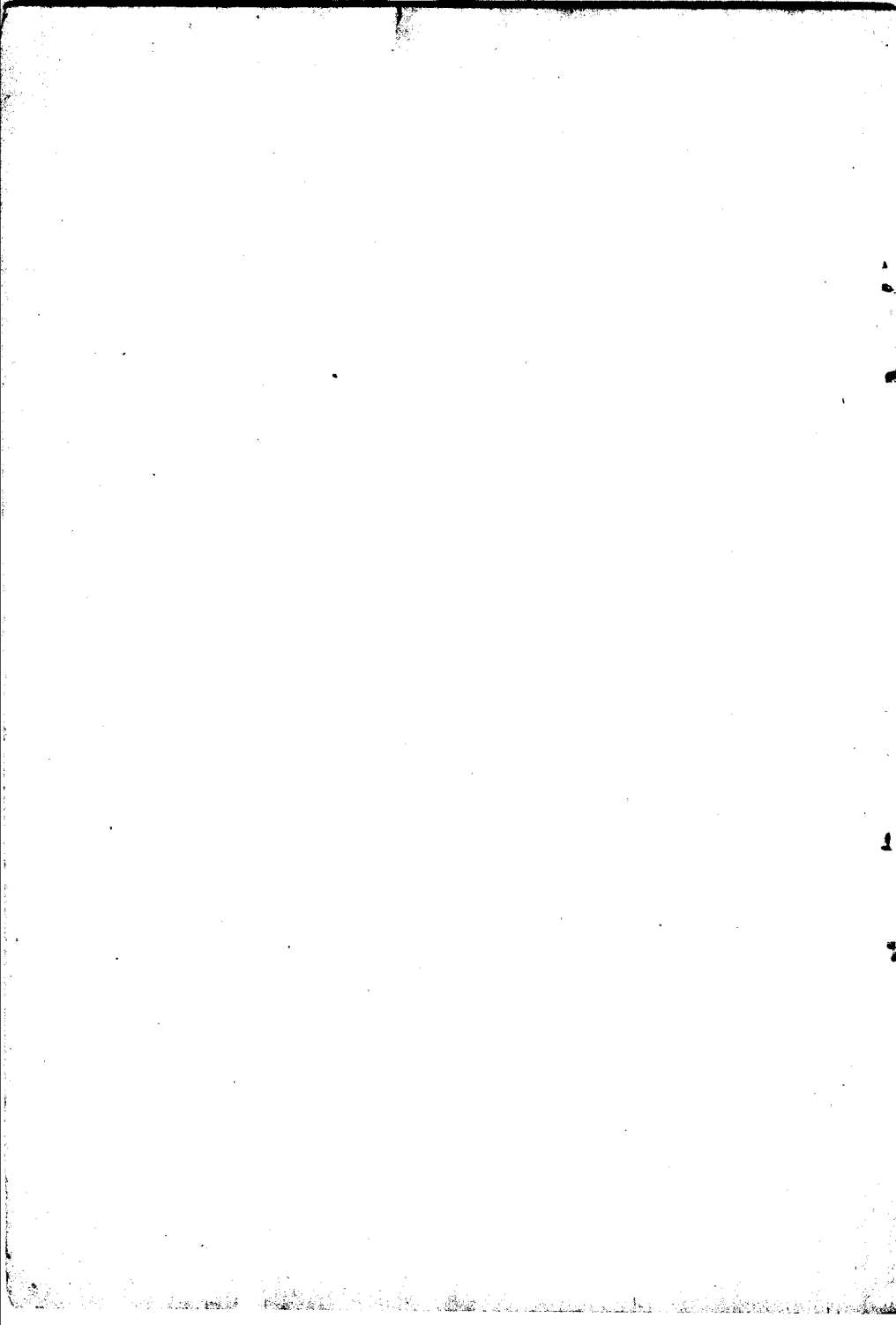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欠下的血債,我們选了解放以前帝国主义掠夺和残害我国人民的一些具体事实,編成这本《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記》。你看了这本书,再看看《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》(即将出版)就会进一步了解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質,更加仇恨帝国主义,就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,更加热爱共产党,更加热爱毛主席!

編 者

1964年8月

目 次

美国佬榨干了我們的血汗	郁 勃改写	5
圈地	姚祖望改写	12
狡猾的吸血鬼	于 飞 写	18
矿山血泪	姚祖望改写	26
“租界”里的暴行	石 英 写	33
九死一生	姚祖望改写	39
帝国主义的“仁慈”	楊世鐸 写	50
潘家峪大屠杀	姚祖望改写	62
侵华美軍的血腥暴行	于 飞 写	69
新生小学事件	刘树芝改写	77
一个被毁灭的村庄	袁陆先口述	82



美国佬榨干了我們的血汗

1950年，在一条从美国檀香山到香港的輪船上，有三个年老的中國乘客。他們是被美国資本家残酷剝削了五十三年三位老華工，一个叫郑进祿，一个叫李东号，一个叫湯心海，都是广东人。他們都已經七十多岁，弯腰駝背，又黑又干的臉上，布滿了深深的皺紋，还間着一一条条被皮鞭抽打的老伤痕，眼睛差不多都瞎了，耳朵差不多都聋了，說話結結巴巴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，說一句話得費老大的劲儿。他們費了十多天時間，好不容易才把自身的悲惨遭遇說明白。原来，他們是被美帝国主义摧殘成这个样子的：下面就是这三位老華工充滿了仇恨的血泪控訴：

五十三年前，我們都是二十來岁的小伙子，在家里无以为生，急着要找一条活路，就跑到香港去瞎撞。有一天，有个替美国資本家招工的工头對我們說：“美国夏威夷群島当中，还有一些沒有开垦的小島，那儿要招大批的工人，很多人都准备去哩。”又說：“美国可是个好地方，到美国去掙錢，就跟翻巴掌似的那么容易！”我們一听，觉得这倒是个好机会，立刻报了名。沒多久，就跟六百多个中国同胞一起，飄洋过海，走了一个多月，到了一个叫做高威島的小島。

高威島上沒有什么人，一眼望去，淨是杂草、荆棘和荒

滩。我們这些离乡背井的人，就在荒島上住下来，准备垦荒。美国資本家派了一个工头来管理我們。大伙不知道那个美国資本家叫什么名字，都叫他美国佬。

开荒前，美国佬对我們說：“你們努力开荒吧，开出的地，全归你們，嘻嘻，全归你們！不过，有一个交換条件，只有一个交換条件，嘻嘻，你們看行不行？”

我們說：“請說吧，一个条件，可以商量。”

美国佬立刻眉开眼笑地說：“交換条件嘛，就是：你們田里收下的庄稼都得卖給我；你們需要的东西都由我来卖給你們，伙食費我先垫〔diàn〕着，等你們赚了錢再还我。”

我們心想：“这有什么不行啊！”就答应下来。

于是，我們就着手开荒了。开荒要农具啊，我們都是些一无所有的人，哪有农具呢？工头告訴我們，美国佬答应先除〔shē〕給我們，等田里收下庄稼再还錢。我們心想：“美国佬可真是个好人！”我們就日日夜夜拚命地开荒，一心想多开些荒地，多生产一些东西，多掙几个錢。

美国佬当然不跟我們住在一起，平时也不管我們。他常常坐汽車来这儿看看，那儿瞅瞅，叫工头加紧监督我們干活。有一次，他看过以后，笑着对我們說：“你們干得不錯啊！开了这一大片地了。我看就种甘蔗吧，甘蔗能卖大價錢哪，将来甘蔗收割了，我来买。”

于是，我們就种上了甘蔗。

工头对我們监督得真紧，每天叫我們起早睡晚，除草啊，上肥啊，累断了骨头压弯了腰，也不許我們歇着。这时

候我們也還願意干，一心指望甘蔗能長得好些。果然，甘蔗長得又高又壯，誰看了不樂！大伙七嘴八舌地叨咕：“美國佬一定會給不少錢吧？”“这么好的甘蔗，我從小還沒見過，他不能少給的！”“是呀！再苦熬幾年，我們准能掙幾個錢回去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大伙越說越高興。

沒多久，甘蔗熟了，我們就忙着收割起來。剛收完，美國佬就來了，還是笑嘻嘻的。等甘蔗過了秤，美國佬就和我們算賬，算來算去，怪事來了：美國佬不光不給我們甘蔗錢，還要我們倒找他一大筆錢。原來，他買甘蔗的價只比我們買水的價錢高一點兒（當時在高威島上喝淡水也得向美國人買），而他給我們的農具，卻像銀子打的那么貴；他給我們墊的伙食費也貴得不得了。我們要不干吧，當初又跟他說定了：“田里收下的庄稼必須賣給他；我們需要的東西由他賣給我們。”這可真是啞吧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；猴子上圈套，來得去不得。大伙都灰心喪氣。



这时候，美国佬又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们别着急嘛，开荒头一两年都是要亏本的，往后，嘻嘻，你们就能发大财啦！”

我们质问他：“我们干了一年，一个钱也没拿到，难道全给你白干！”

美国佬拍拍胸脯说：“嘻嘻，这好办，这好办！我给你们每人发八块钱，算是这一年的工钱。”

这么着，我们每个人总算得了八块钱美金。这就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得到的工钱。这一点点钱，哪能用上一年呢？可也没有别的法子啊！回国吧，哪来的路费？不干吧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想来想去，没办法，只得勒紧裤带，硬着头皮干下去！

过了一些时候，美国佬又在田庄上开了一个杂货铺。田庄上，就他一家杂货铺。我们要买什么都非得上那儿去买不可。那儿的東西貴得要命。买一根针，就得花我们十天左右的工钱；也就是说，我们一个月的工钱，只能买他店里的三根针。这不是讹〔é〕人吗！美国佬就是这么变着法儿榨我们身上的油！

几年过去了，我们始终是每年八块美金工钱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可是美国佬却赚了很多很多钱，吃得肥头大耳，肚子越挺越高了。这个家伙就靠压榨我们的血汗，成了檀香山的“甘蔗大王”。

美国佬当上了大富翁，当然不再亲自来管田庄的事，派了一个美国职员来替他。这家伙更凶，每天逼着我们早上五点钟就下地，一连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，直到半夜十二点

鐘才准我們睡覺。他只要覺得我們有點不順眼，就惡毒地罵我們，用皮鞭打我們。大伙恨死了他。

到第十年，美國佬更富了。當初說定，開出來的地全歸我們自己所有。誰知道他壓根兒就沒想那麼做，完全是糊弄人的鬼話。這時候，他背着我們偷偷地把地賣給了另一個美國佬，自己搬回美國大陸，享福去



了。這個美國佬，過了多少年，又發了財，又把田莊轉賣給別人。這麼賣來賣去，過了三十多年，每一個買過這個田莊的美國佬，都發了橫財。可我們每年的工錢，還是八塊美金。沉重的勞動，悲慘的生活，把我們折磨得精疲力盡，個個瘦得像猴兒似的；病死的，餓死的，一直不斷，一個又一個弟兄倒了下去。

1935年，田莊換了一個新的美國佬。這家伙更狠毒了，他派來管理我們的，不是一個人，而是好些個美國工頭和美國職員。這些家伙就像一條條毒蛇，無時無刻不緊緊地纏着我們，動不動就罵我們，踢我們，打我們。

從此，我們的日子更苦了。吃不飽，穿不暖，干的活兒更多，更重，干活的時間更長，活兒老也干不完，我們真是連喘口氣的工夫都沒有。

大家再也忍受不下去，就进行反抗，或是想法逃走。可是高威島是个孤島，四面都是茫茫大海，要逃出去真比登天还难。除极少数靠着根木头从海洋上漂走了，大部分都被美国工头抓了回来，活活地打死了，或是被装进麻袋、扔到海里喂鲨鱼了。总之，美国鬼子用了最狠毒的办法来处死想逃走的人和进行反抗的人。

这样，原来去的六百多个同胞，几乎全都累死了，病死了，餓死了，或是被美国鬼子下毒手害死了。除了十几个逃



这是和三位老华工同船回来的画家司徒乔给他们三人画的像。

走的不知下落，到后来只剩下九个人还留着一条命。美国佬见那六个人还有点力气，就留下来继续压榨他们。我们三个人呢，美国佬看我们年纪太老，再也榨不出多少油来，就一脚把我们踢开，撵我们走了。幸亏当地的华侨组织——中华会馆的帮助，我们

才能搭船回来。

唉，就这么着呀，我們給美国佬騙到荒島上去；就这么着呀，我們替美国佬做了五十三年农奴，白流了五十三年血汗；就这么着呀，我們的眼睛做瞎了，耳朵累聋了，脊背压弯了，我們身上的油水被美国佬吸干了。美国佬榨干了我們身上的血汗，最后把我們一脚踢了出来！我們現在就剩下这一把老骨头啦……

美国佬，可真是一帮吃人的豺狼啊！

（郁 勃改写）

圈 地

一百多年前，凶恶的帝国主义侵入了我国，它们的魔爪首先伸进了我国沿海的一些城市。在这些城市里，它们霸占了我国人民的许多土地，在这些土地上面开洋行，办公司，建码头，盖工厂，对我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。下面就来讲一个英帝国主义者抢地的真实故事。

这是1923年春天，上海黄浦江东岸的田野，又是一片绿油油的景色。

有一个农民，名叫刘德方，正在麦地里施肥，锄草，他干得又认真又细致；一心指望这年能有一个好收成，来养活一家老小。

他这块地紧挨着公和祥码头公司的其昌栈[zhàn]码头。公和祥码头公司是英国人开办的，已经开了十多年了，现在生意越来越兴隆。其昌栈码头上，停泊着许多外国轮船，有英国的，有美国的。码头工人在汗流浹[jiān]背地装卸货物。

刘德方正一心干活，忽然，有谁来到他身边，叫了他一声：“老刘。”

刘德方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姚二秃子。

姚二秃子是地痞[pǐ]出身，老早就是公和祥码头公司

的狗腿子。十多年来，他仗着英国鬼子的势力发了家，这时候已经是一座茶楼的老板了。瞧他那副打扮：歪戴着礼帽，短衣外边还罩上了长袍马褂，流里流气的。这一晌他接受了码头公司洋人格兰特的差事，日夜奔走，经过软哄硬夺，把码头附近一大片肥沃的土地，从一家家农民手里贱价买了过来。可是靠在最里边的刘德方的这块麦地，还没有买到手。这一天，他皮笑肉不笑地对刘德方说：“老刘，有件事儿得跟你商量一下。”

“什么事儿呀？”刘德方心里直嘀咕。

“嘿，嘿！是这么回事儿：公司里的生意如今是一天比一天好，原来的码头仓库已经很不够用了。公司计划，最近扩建新的仓库。想把你这块地买下来。”

“什么，要买我的地？”刘德方吃了一惊，“这块地是我祖传家业，我是决不肯卖的！”

姚二秃子连忙说：“老刘，现在周围的地，人家都卖了。你这块地正好在当中，洋人不买下来，整个码头就不能派用场。洋人不是好惹的。我劝你还是识相点，卖了吧！”

刘德方看了姚二秃子一眼，说：“洋人造码头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全家靠这块地活命。地卖了我们吃什么？”

姚二秃子笑了，装得挺亲热的，说：“老刘，这你就不用愁了！只要你肯把地卖掉，我可以在洋人跟前替你求个情，保准让你到码头上去做小工。哈哈，号头一到，钞票可不少哇。怎么样？”

姚二秃子满以为这几句话，一定会打动刘德方的心。

哪知道刘德方一听，还是摇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姚二秃子不耐烦了，说：“好，你回去再考虑考虑，明天我再来找你。”

第二天，姚二秃子果然又来了。他又骗又吓，死说活说，刘德方还是高低不肯把地出卖。姚二秃子把脸一沉，凶相毕露地说：“真是给脸不要脸，好的不吃吃歹的，那就走着瞧吧！”一拍屁股，蹬蹬蹬走了。



姚二秃子把这情况报告给主子格兰特。格兰特听了，气得大骂，心想把刘德方赶出去，可是又一想，中国老百姓可不是好惹的。他马上就改变了主意，跟姚二秃子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什么。姚二秃子笑着直点头。

这以后，姚二秃子每天呆在茶楼里，再不去找刘德方提买地的事。刘德方和邻居们都以为事情已经过去。谁知道毒辣的阴谋正在暗地里进行着呢。

没多久，洋人就在收